

寶寶已經四天沒有拉屎了，全家人急得就像掉進了熱鍋。

寶寶的奶奶最着急，簡直急壞了！不停的說：“這咋辦呢？這咋辦呢？”寶寶由奶奶帶着，奶奶自然感到自己責任最大。

寶寶的媽媽田小苗，就跟她的名字一樣，就像自己還沒有長大，只會在旁邊窮咋呼，上班時沒過十幾分鐘就打電話來：“媽啊，寶寶大了嗎？”

奶奶說：“沒呢，這咋辦呢？”

小苗說：“你扒開他的小屁屁，看看有沒有動靜。”

一會兒，奶奶說：“沒動靜。”

小苗說：“我來看，視頻！打開視頻，對着他的

小屁屁，摸摸看，有沒有熱乎乎的動靜？”

奶奶說：“冰冰涼！”

寶寶的爸爸夏小天在報社當網絡版主編，他隨即建立一個“寶寶‘出口’問題”專題微信群，讓家里人在群里互通信息，獻計獻策。

大家對寶寶“出口”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，分析原因，貢獻秘方，好不熱鬧。

寶寶的外公田格致是大學老師，他很快在群里發表意見：“寶寶的‘出口’問題，涉及到治標還是治本的問題；涉及到當今社會食物結構問題；涉及到父母（亦包括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等）對獨生子女過度溺愛的問題。若不從高端層面解決這三個涉及問題，那么寶寶既使暢通了，還會再一再二甚至再三堵塞……”

寶寶的爺爺夏長天原先是一家公司的總經理，如今到點退休在家。他看了親家的高論笑道：“這親家公，書生氣十足，哪那么多理論問題。明天兩家人員全部集中，到夏家來開現場辦公會議，就地解決問題。”

夏小天說：“老爸，現在還開什么現場辦公會啊？現在要開就開網絡視頻會。大家默在家里，看着電視開會。”

幽默小說：寶寶的“出口”問題

冰凌

夏長天嗤之以鼻：“這樣開會哪有什么氣氛啊？”

寶寶的外婆董紅霞放棄跳廣場舞，專門跑到醫院去諮詢，醫生告訴她可用開塞露，她高興得配了兩支，送到女兒的公司，不想被女兒一頓數落：“媽啊！寶寶的小屁屁多嬌嫩啊！這硬邦邦的塑料管還不把它扎出血來？”

董紅霞說：“你可以塗在手指上慢慢抹嘛。”

田小苗說：“哎呀，抹在外面有什么用啊！”

董紅霞說：“你跟你婆婆說說，不要整天盡給

寶寶塞肉丸子，要吃點蔬菜，蔬菜里有纖維。”

田小苗說：“和她說了，老太太就是不聽。媽啊，你去和她說說。”

董紅霞說：“好，我明天就去。”

第五天了，寶寶還沒有拉屎，小保姆山妹子急了，用自己的塑料杯倒了一杯溫水，從箱子里拿出老家帶來的蜂蜜瓶，往杯子里倒了一些蜂蜜，用食指攪了攪，開門悄悄地招呼寶寶進房間里：“寶寶，進來，喝掉！”

寶寶歪着頭問：“甜嗎？”

山妹子說：“甜！不信你喝一口。”

寶寶喝了一口：“嗯，甜。”端起杯子咕嚕咕嚕全喝光。

奶奶突然推門進來：“山妹子，你給寶寶偷偷摸摸喝什么？干不乾淨啊？”

山妹子說：“是俺老家帶來的蜂蜜，純蜂蜜！比城里買的蜂蜜乾淨十幾倍！”

奶奶說：“那也不能一下子喝那么一大杯啊？小肚子哪撐得起啊？”

山妹子委屈得眼淚掉下來。

董紅霞進來勸道：“山妹子啊，奶奶話重了，但是說得有道理啊！不哭啦，啊！我知道你也是

爲了寶寶好，讓寶寶早一點拉出屎來。”

山妹子點點頭，抹去眼淚。

晚上，田小苗突然發出一聲驚叫：“媽！大出來啦！大出來啦！”她端着痰盂冲到客廳：“媽啊！你快來看啊！”

奶奶衝出房間，搶過痰盂，雙手顫顫抖抖端着痰盂，深情望着，許久迸出一句話：“多像黃金條啊！你看，像不像黃金條？”

田小苗說：“像！像！像！”

奶奶把痰盂端到丈夫面前：“老頭子啊！你孫子大出黃金條啦！”

夏長天戴上老花鏡，湊近細看，一拍手掌：“好！好極了！將來可以開黃金公司！”興奮之餘未免有點遺憾，這次要是在開好現場辦公會後再產出黃金條後，那該多好啊！

田小苗打開手機：“媽啊，快把痰盂放到燈下面，我拍兩張照片。”她拍完照片，美圖處理後，馬上發到寶寶“出口”問題群里，然後寫上：“特大喜訊——寶寶終於大出來啦！總共大出兩條，就像黃金條一樣，顏色金黃，形狀完整。發紅包發紅包！”

董紅霞第一個點贊，寫道：“首先要感謝奶奶，五天來始終戰鬥在第一線！”

山妹子搶了一個紅包，寫道：“俺的蜂蜜水管用，寶寶一喝就拉出屎來。”

董紅霞立刻給了一個大拇指，心里說，這小保姆倒知道搶頭功，

木台上。我撕開麵包，一塊一塊扔到白天鵝的面前。她們鎮定地望着我，仍一動不動。倒是幾只野鴨撲啦啦飛跑過來，搶食水面上的麵包。

夜里就聽到屋頂有悉悉索索的聲音，早晨起來一看，是下雪了。希思湖已經被潔白的雪被所蓋，湖邊的樹叢撐着晶瑩的雪條，這應該是去年年末要下的雪，積累至今才姍姍遲來。突然，我心里一激靈，白天鵝在哪里？我四下尋找，不見白天鵝踪影，也不見鴨群。我打開後門，小心翼翼踩着雪毯，走到木台旁，俯身朝木台底下的草窩望去，草窩空空蕩蕩。我心里慢慢勾起了牽挂，白天鵝到哪里去了呢？

這場雪下得如此節儉，太陽昇到中天，地面的稀雪已經開始融化，連雪天里最興師動衆的鏟雪車都沒有出動。但是湖面依然蓋着雪被，有些地方露出了冰床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整個湖面都結成冰床，可以看見一些樹葉被風吹得在冰面上旋轉着滑行。我又四處尋找白天鵝，仍然不見踪影，我的牽挂已經變成了擔憂，她們到底飛往何處？後來我冷靜下來一想，其實我的擔憂是多餘的，白天鵝要飛往的去處，一定是比希思湖暖和的地方，所以大可不必爲白天鵝擔憂。現在心里倒是生出一種期待，白天鵝何時歸來？希思湖究竟還是她們的歸宿嗎？



這天傍晚，我在儲藏間看到一個寵物圈，就把它抱到木台下，推到白天鵝住的草窩邊上，我想寵物圈厚厚的絨布棉，就像軟床一樣，會給她們帶來溫暖。隔了兩天，是上午，我正在寫作，眼前就見兩道白色弧線滑翔而降，從未見過如此這般華麗的弧線，讓整個希思湖充滿驚艷。兩只白天鵝收起翅膀，在冰床上挺立着，具有一種王者歸來的英豪。我衝出後門，走到木台上，遠

哼，沒有我下午偷偷的給寶寶擠了兩下開塞露，寶寶能下黃金條嗎？

田格致在群里寫道：“欣聞外孫‘出口’渠道已暢通，不禁欣喜萬分，感慨萬分！總而言之，可喜可賀，在此特表祝賀！同時，我們仍要強調，如何亡羊補牢，防止再堵，首先自然要解決好‘三個涉及’問題，另外還要處理好‘出口’與‘進口’的協調關係，我將在明日詳細闡述如何處理好‘出口’與‘進口’的協調關係，敬請期待。”

夏長天隨即在群里批道：“同意！夏長天。建議周六在夏家召開現場辦公會，專題研究如何保證夏寶寶‘出口’暢通問題；研究成立‘出口’問題立即辦辦公室。1.請夏小天同志做好相關會務工作。2.請山妹子同志安排好會後餐叙工作。”

山妹子在群里問道：“要喝酒嗎？”

夏長天批道：“可以喝酒，一則會議包含喜慶，可以適當慶祝一下；另外夏小天同志曾經在外留學，海歸回國工作，對海歸人士參加宴會喝酒，我們可以適度放寬限制嘛。”

夏小天還在單位加班，正在批發稿子，看到妻子發來照片，激動得跳起來，爆喊一聲：“黃金條！”惹得大家都驚望着他。

夏小天滿腦子是黃金條，一篇稿子標題橫在他眼前：《佔山區大力建設綠色生態產業園》。他大筆一揮，隨手改成《佔山區大力建設黃金條生態產業園》。

夏小天紅筆一簽：“發稿！夏小天。”

2018年3月7日

本文作者：冰凌



冰凌

這湖叫希思湖，像紐英格蘭千萬個湖一樣，躺在長島海濱的叢林里，樸素得像一個穿着粗布的村姑。只有在陽光下，湖水沉靜地涌動着，你才能感覺到她潛在的氣質，高貴如同皇族。我幾乎天天面對她，只要從電腦上抬望眼，就可以透過面前的七扇窗戶，望見長長的希思湖，就像望見一整幅山水寬影幕一樣。湖水是清淡的褐色，只有太陽出來了，湖水才顯出華麗的淡藍；如果是逢春入秋，叢林透綠，湖水便浸染成一灣碧玉。打開後門，走到木台上看湖，湖水清澈見底，大小魚兒趴在水底，一動不動，或許是懶得動，或許在伺機等待可以入口的生物。水草在湖底飄逸，像在呢喃着萬般柔情。這里已經跨過新年了，卻遇到百年不見的暖冬，至今都不見下一場轟轟烈烈的白雪。但樹葉照舊飄零，時常可以聽到枯枝斷裂聲。唯有塔松還流露着枯綠，守着自己的堅貞。幾只松鼠在粗大的樹幹上爬上爬下，那副歡快的模樣，就像在撥動着塔松的心弦。但真正讓希思湖生動起來，是湖上那些生靈。大約有幾百只野鴨，常駐在希思湖上，鴨群在湖中游來游往，或者在湖面上飛來飛去，或者在岸邊尋食嬉戲，大都成群結隊，極少分散活動。一旦遇到驚擾，幾百只野鴨貼着湖面，撲楞楞奮力拍打翅膀，騰飛而去。這時候，只有兩只白天鵝依然從容地留在湖面，實際上這兩只白天鵝才是希思湖的主人。

本來可以叫它木橋，它具有木橋的形態，

但是它沒能到達彼岸，在湖里伸出一段便成了斷橋，因此只能稱它爲木台，名字顯得平庸了些，但還算準確。木台下的木樁栓了一只小船，可以隨時登船劃向湖里。我想前房東在屋後的湖邊建一個木台，最大的作用可能是釣魚，或者搬一張躺椅在木台上曬太陽。我四周望去，環湖的20多戶人家，幾乎每家屋後都建有這樣一個木台。我對釣魚興趣不大，但我喜歡走到木台的盡頭，向左右兩個方向望着長長的希思湖，這時候，湖水漣漪，

讓人有一種在行船上的感覺。我更多的是透過窗戶，遠遠望着木台，木台就像是我心靈的渡口，從這里，我可以飄灑我腦海無窮無盡的思緒，通過這個心靈的渡口，放飛到綠水藍空里，放飛到我期望到達的夢境中。

這是一個晴朗的早上，太陽把最純潔的那一束柔光照射到希思湖上，陽光喚醒了在湖邊的生靈。我正望着木台放飛我的思緒，就看見兩只白天鵝從木台下緩緩游出來，身後劃出兩道銀波，慢慢推開如鏡的湖面。我很驚訝，原來夜晚白天鵝就睡在木台下啊。看着她們白天在湖里遊玩，卻也不知道她們是如何度夜。我乘着白天鵝遠去，打開後門，走到木台下，在木台角落里竟有一個如盆的草窩，高貴的白天鵝竟然棲息在這麼簡陋的草窩里？

兩只白天鵝慢悠悠游來，游到木台附近，就靜靜徘徊在那里。我痴痴望着她們，心里感嘆白天鵝的美麗——天鵝無疑是天下最美的動物。天鵝的體形與色澤，是先天之美，而最美之處，在天鵝的優雅。天鵝一舉一動無不優雅到極致，而且是時時刻刻展現着優雅，這種優雅又顯出高貴和神聖，是那種至高無上的高貴和不可侵犯的神聖，這讓任何動物包括作爲人類的我，在天鵝面前，都感到卑微和粗俗。這時，有一種力量讓我不由自主站起來，到食品櫃取出一個麵包，打開後門，來到

